

家庭暴力處遇與防治： 澳洲經驗的省思

周海媚

一、導論

家庭暴力做爲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早已超過千年，然而，直到晚近，家庭暴力的影響才逐漸受到重視，成爲一個值得社會關懷的課題。(Yegidis, 1997:127) 一般而言，澳洲有關家庭暴力發生率的估計值往往偏低，即使是大规模的人口調查資料，也很難提供準確的家庭暴力數據。這有一部分要歸諸許多受害者的緘默所致，受害者往往因爲社區對他們採負面態度、覺得丟臉、害怕被施暴者報復等原因，而不敢舉發家庭暴力事件，以致家庭暴力的舉報數一直維持在低水準狀態。此外，也因爲家庭暴力多半發生在家中，極少有其他目擊者看到，自然容易隱而不彰。在國家舉辦的調查方面，則多侷限於語言的問題，許多來自非英語系國家移民的家庭暴力問題，當然也就無法得知。

除受害者本人的揭發外，警察機關、法庭、諮商與庇護機構也都是家庭暴力的通報來源。當然，這些舉報來源同樣受到消息來源的限制，如果受害人或其他知情者沒有到這些機構舉報的話，是不會有人知道那裡或誰家有家庭暴力問題。儘管如此，就可取得的資

料來看，澳洲目前仍有數十萬婦女遭受家庭暴力的威脅或正陷於此困境中。相關的研究也顯示，澳洲家庭暴力事件是不分種族、階級或文化的，「更精確地說，歐打妻子是澳洲最多未被報導的犯罪案件，而且，我們相信，有三分之一的家戶有此問題」。(Evans, 1992: 198) 和其他社會一樣，婦女依然是家庭暴力事件的最主要受害者，絕大多數的施暴者則是男性。

本文主要目的是透過澳洲對家庭暴力的處遇與防治的探討，提供國內家暴法實施以來的個案處理參考。首先，從婦女與家庭爲起點，探討家庭暴力的性質與成因；其次，介紹與家庭暴力相關的婦女援助服務；最後，從社會政策與立法的層面，介紹家庭暴力的防治策略與作爲。

二、婦女、家庭與家庭暴力

Barrett (1980) 認爲家庭是婦女受壓迫的主要場域，並且指出，將家庭與職場上分工的關係做一個連結，對了解婦女在資本主義體系的被壓迫是必要的。Martin (1976) 則更進一步說明，婦女

在家庭中所受到的家庭暴力毫無疑問的和婦女在社會裡被放在什麼位置有關，或者更精確地說，是與她們在私領域的位置安排有關。家庭暴力的發生比率有多少，實際上是非常難估計的，因為家庭是一個私領域，法律與制度多少都受到隱私權的限制，而無法為所當為，從而建構了私人生活的意識型態。(Otter, 1986)

早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律上就已認定歐打妻子是一種犯罪行為，但是執法機關並沒有具體落實這項法律，執法的第一線人員——警察，以往也總是找各種理由搪塞，他們的說詞不外乎是法庭很少處分施暴的丈夫，他們又何必多此一舉？或者認為「打老婆是家務事」，算不上什麼犯罪與否，通常也只是口頭申誡，這些都是警察袖手旁觀的最佳理由。事實上，這種情況在澳洲相當普遍，一旦警察認為「清官難斷『家務事』」，他們往往會用各種其他法律藉口，以掩飾他們的失職，例如，未獲屋主同意前，不得任意進入私人財產範圍，然而私人財產往往暗示的是「屋子裡的男人」，此舉不僅明顯忽視家庭法案中賦予妻子平等財產所有權的規定，也否認警察得以在有嚴重犯罪或破壞和平行為時，得以進入私人財產區內執行公權力的權利。(周海媚，一九九三)

Otter (1986) 對婦女與家庭暴力有很傳神的描述：歐打妻子其實是一個政治詞彙，對某些人來說，歐打妻子是單指那些造成嚴重傷害者，除此之外，其他的暴力都是正常的，甚或一笑置之就算，換言之，家庭中有些暴力行為是滿「正常」的，然而，我們要

怎麼區分「動手的人」有沒有超過「正常」的範圍，什麼情況才算「打老婆」？

(一) 什麼是家庭暴力？

根據家庭暴力與亂倫資源中心 (The Domestic Violence and Incest Resource Centre，簡稱DVIRC) 的區分方式，家庭暴力可分為下列十一種類型：

* 身體暴力與性暴力：這是最常見的暴力形式，在維多利亞州，婚姻中的強暴亦被視為犯罪。其他如威脅、推、戳、打、抓頭髮、刺、敲、打洞、使用武器等，均為暴力形式。

* 公然侮辱。

* 拒絕讓配偶或子女見朋友或家人。

* 打爛東西、燒掉配偶的衣服。

* 使你以為你瘋了。

* 停用電話。

* 將配偶鎖在屋內。

* 威脅要帶走或殺死孩子。

* 對你下麻藥。

* 控制所有的錢財。

* 強迫你表演你不願意的性動作。

位於南澳州，專門為家庭暴力的施暴者——男性，提供服務的「男性轉介服務」(Men's Referral Services) 所界定的家庭暴力的類

型大致包括下列八項：

- * 身體暴力：踢、打、撞、以武器傷害。
- * 性暴力：強迫或要求配偶做出他（她）不想做的動作。
- * 言語暴力：騷擾、侮辱、故意使人丟臉、將人踩在腳下、直呼名諱。

* 社會暴力：不許配偶或子女有朋友，將他們孤立起來，不許他們使用車子或電話，並對他們公然侮辱。

* 財務暴力：期待配偶處理不適當的錢財，且沒有公平分享家庭資源。

* 情緒暴力：使用威脅或操縱的行為，例如威脅要離開或自殺。

* 精神暴力：貶低配偶的宗教或精神信仰，不許其參加宗教聚會。

* 男性優勢：期待配偶或子女應該遵從或服侍他，且男性的選擇、感覺及行動比其他人的更重要。

很明顯地，這兩個對家庭暴力的界定，比一般的家庭暴力定義更具體，也更嚴格。我們可以說，如此定義下的家庭暴力不僅兼顧暴力行為的具體化和項目的周延性，也點出女性主義一再批評的男性優勢，其實可視一種暴力型態。至於為什麼會發生家庭暴力，通常有一些常見的理由或說詞：

* 他有一個悲傷或困難的成長背景。

* 他喝酒喝多了。

* 他工作緊張，無法兼顧家庭。

* 他不會適當的表達他的感覺。

* 他無法控制他的憤怒。

* 你有某些問題，以致造成他的暴力行為。

事實上，這些理由都是藉口，他必須為自己的暴力行為負責，一個有暴力傾向的男性是自己選定目標的，例如，他不太可能去找他的老闆、同事、朋友或街上的陌生人做為暴力相向的對象，但是他卻會將他的妻子、愛人、母親或子女當做拳腳相向的目標。

（二）婦女與暴力／家庭暴力的相關統計數據

澳洲統計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在一九九六年進行「婦女安全調查」（The Women's Safety Survey），這項調查共訪問了約六千三百名婦女，訪查內容是有關她們個人實際受到或遭受肉體或性暴力威脅的經驗。根據調查結果，澳洲統計局估計：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6）

* 在那些遭受暴力攻擊的婦女中，有百分之五十八曾告訴她們的朋友或鄰居，百分之五十三曾告訴家人，百分之十二去找諮商員，百分之四點五去尋求危機服務機構的協助，只有百分之十九向警察舉報暴力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遭受配偶暴力的婦女是最不會舉報暴力攻擊的一群，反而是受到陌生人攻擊時，她們還比較會向警察舉報，有百分之十八的受害者則是從來不會將她所遭受的暴力

問題告訴任何人。

* 婦女安全調查也指出，有將近四成的婦女（約二百六十萬人）自十五歲起就有遭受暴力攻擊的經驗，一百二十萬婦女曾經歷性暴力，二百二十萬婦女遭受身體暴力。有百分之八的婦女，在她們的婚姻或事實關係中，曾遭受配偶的身體或性暴力。在全澳的成年婦女人口中，約有百分之七點一（約四十九萬零四百人）有遭受暴力的經驗，百分之六點二的婦女曾遭受男性暴力，百分之一點六的婦女曾經歷來自同性的暴力。

* 百分之二點六的已婚或處於事實關係中的婦女（註一）（約十一萬一千人）遭受來自於其配偶的暴力。

* 百分之四點八的未婚婦女，在最近一年內，曾遭受其伴侶的暴力。

* 在一九九四年，在支持性住宿援助計劃（the Supported Accommodation Assistance Program）的贊助下，曾進行一項為期兩週的全國性婦女庇護所與其他住宿服務的調查。結果發現，平均每晚有二千一百四十九名婦女因為逃離家庭暴力而住進庇護所或住宿服務中心，而在這兩週中，尋求庇護所卻未能獲得安置的婦女人數高達一千九百五十六人。（Supported Accommodation Assistance Program, 1994）

在維多利亞州，專門提供該州遭受家庭暴力婦女相關服務的「婦女家庭暴力危機服務」，於一九九六年的七月至十二月，接到五

千一百九十八通求援電話。（Women's Domestic Violence Crisis Service of Victoria, 1995）維多利亞州的警察和法庭統計資料顯示，一九九五至九六年間，警察共接獲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三通家庭暴力的報案電話，受害者有百分之八十九是婦女，而施暴者有百分之八十三是男性。同一時期，各地方法院接獲申請家庭暴力干預命令的案件有一萬七千零五十五件，其中近八成的申請者是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婦女，由婦女所提出的申請案件中，有近九成指出男性是施暴者。（Victoria Police, 1996；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6）

Roberts等人（1993）在位於昆士蘭的皇家布里斯本醫院（the Royal Brisbane Hospital）急診處，對一千一百多位病人的進行家庭暴力問卷調查發現（註二），百分之十四點一的受訪者有遭受家庭暴力的經驗，近四分之一的女性受訪者指出她們有遭受家庭暴力的經驗。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和一九九四年二月，Mazza等人（1996）在墨爾本針對女性開業醫生的女性病人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遭受家庭暴力。

在社區態度方面，於一九九五年，曾針對澳洲成人進行一次全國性的電話調查，抽樣調查二千零四人。與一九八七年進行的類似調查比較，結果發現，在社區中，遠較一九八七年更了解家庭暴力問題，例如，在一九八七年的調查中，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受訪者認為精神暴力是一種家庭暴力形式，但在一九九五年的調查卻發現，

有百分之七十七的人同意這種說法。此外，在該調查中，在有高達九成以上的人認為家庭暴力是一種犯罪行為，相較於一九八七年的八成不到，顯然已有更多社區居民認為家庭暴力不再是個人的問題。然而，在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中也發現，社區對受害者的需求仍缺乏足夠的認識，有百分之七十七的人指出，很難理解為什麼家庭暴力的受害婦女不逃離那樣的暴力情境。(Office of the Status of Women, 1995)

三、家庭暴力援助服務

(一) 婦女避難所

澳洲第一個婦女避難所於一九七四年在雪梨成立，當時是由志願工作者提供服務。次年，從聯邦的社區保健計畫獲得了一部分補助，此後，聯邦政府體認到避難所對受家庭暴力侵害婦女的重要性，遂制定了國家避難所計畫，成立了十個避難所。在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聯邦、州及領地政府合提供經費，共設立了二百六十三個婦女避難所、五十個諮商服務中心，以及六十一個少女服務中心。每年由聯邦和州及領地政府花費五百億澳元，援助全國的婦女避難所。至一九九三年為止，在支持性居住援助計畫 (Supported Accommodation Assistance Program) 的名目下，經援二百七十四個婦女服務中心，其中三百一十三個是提供給婦女（不論是否有子女）

逃離家庭暴力的避難所，六十一個則是提供給單身女子。(Office of the Status of Women, 1993)

(二) 財務援助

對因為家庭暴力問題而離家的婦女，社會安全部可視該婦女的資格給予單親給付，子女則給予額外的家庭給付。(Office of the Status of Women, 1993)

(三) 家庭暴力處遇與防治機構

1 家庭暴力與亂倫資源中心 (The Domestic Violence and Incest Resource Centre, 簡稱 DVIRC)

由維多利亞州政府的人群服務部資助的家庭暴力與亂倫資源中心 (The Domestic Violence and Incest Resource Centre, 簡稱 DVIRC)，成立於一九八六年，它是做為該州提供有關家庭暴力與兒童性侵害服務的資源中心。DVIRC 所提供的服務包括宣傳小冊、出版每季一期的通訊、可供借閱書籍的圖書館、專業教育與訓練 (註三)、諮商、給予工作者在維多利亞州相關的衛生與福利機構的資源、法律諮詢、安排參與就近的援助團體、相關服務的資訊。當然，它也提供最方便的電話諮詢服務，包括有一條聽障專用的專線，以及為非英語系移民提供的電話傳譯服務。

DVIRC 提供受害者一系列有關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自我檢查項目：

* 你很注意你的一言一行。

* 你對他的心情起伏小心應對。

* 你鼓勵孩子在他周遭保持安靜。

* 你嘗試做對所有的事，例如煮飯，打掃家裡。

* 你減少去找朋友或家人。

* 你根據他的要求，改變自己的行為。

* 爲了使他好過一些，你處理所有家中的事情。

* 你試著保護孩子不受暴力的影響。

* 你試著和他討論他酗酒或情緒緊張的程度。

這些都可算是受害者爲了停止施暴者暴力行為所做的努力，但終究也只有施暴力者自己才能改變或停止他自己的暴力行為。最重要的是，受害者不要以爲對方有暴力行為是你的錯所造成的，事實上，家庭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犯罪行爲。

該機構也指出家庭暴力受害者常見的一些情緒反應，例如：

* 墮落與孤獨。

* 害怕告訴別人。

* 擔心別人會怎麼想。

* 獨立處理問題的恐懼。

* 擔心暴力事件是自己的錯所造成的。

* 覺得困惑，因爲施暴者有時候表現得溫柔又充滿愛意。

* 擔心若離開他會使事情更糟。

* 對孩子的未來沒有安全感。

* 對施暴者的所做所爲感到憤怒。

* 由於嘗試所有能改變情況的努力都無效後，會感到沮喪和悲傷。

* 情緒低潮。

* 離開施暴者有罪惡感。

* 覺得自己不是一個賢妻良母。

對於這些情緒，DVIRC的忠告是受害者不需要爲施暴者的暴力行爲自責，受害者有安全的權利，有免於暴力、安全生活的權利。

DVIRC建議，在行動上和理念上，家庭暴力受害者可採取下列做法：

* 報警。

* 預先有一個行動計畫，一旦感覺不安全時，立即付諸實施。

心中先預想可能的去處，如果需要的話，該帶著孩子立即前往。

* 手邊有一些緊急情況可用的電話號碼。

* 讓支持你的朋友、家人或鄰居知道你發生了什麼事。

* 相信你所遭遇的暴力事件不是你的錯。

* 將暴力視爲犯罪。

* 同情你自己和你的孩子。

* 接受暴力已經造成你很大的痛苦。

* 認清你已經對已變事實做了很多的嘗試。

* 去找個諮商員或參加家庭暴力支持團體。

* 釐清你的法律權力，例如，在維多利亞州有干預命令 (Intervention Orders)，這有助於使你免於更嚴重的暴力相向。

2 婦女法律資源中心

(Women's Legal Resources Centre, 簡稱WLCRC)

該中心是在新南威爾斯州法律協助會資助下所成立家庭暴力援助服務 (Domestic Violence Advocacy Service)，它是以社區為基礎的法律服務，主要宗旨有二：(1) 提供婦女法律服務及代表；(2) 提供律師及其專業人員必要的教育和訓練；(3) 對家庭暴力援助服務的功能和服務，不斷予以評估並強化其研究，至今，其仍是澳洲有關家庭暴力專業法律服務的權威機構。

主要的服務內容包括個案工作、教育與訓練，以及評估與研究。詳細的服務做法，請參閱拙著。(周海娟，一九九三)

3 男性轉介服務 (Men's Referral Services)

男性轉介服務是位於南澳州阿德雷德的一個專為施暴者服務的機構，它由訓練有素的男性志願服務者提供服務，強調保密和匿名。它是一種電話諮商、資訊與轉介服務，尤其目標是放在那些在意其家庭行為的男性。男性轉介服務旨在提供男性適當的資訊以及轉介選擇，以期有助於他們停止暴力或虐待行為。

四、家庭暴力與社會政策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澳洲和紐西蘭各州及領地的部長，鑒於跨司法管轄區，合作共同防治犯罪的重要性，遂舉行澳洲和紐西蘭犯罪防治部長論壇，提供反犯罪策略的方針與實施要領。在此論壇中，雙方同意由南澳州負責協調策略的發展，南澳州的首席檢察長 Trevor Griffith 擔任主席，並由各州指派一名代表負責國家反犯罪策略的實施。

一九九六年一月，南澳州的婦女地位 (the Status of Women) 部長在收到婦女常務委員會 (Women's Standing Committee on Violence) 有關暴力問題的建議後，寫信給首席檢察長，提出對家庭暴力採取各部會合作取向的必要性。婦女常務委員會認為，家庭暴力及其防治，不論在服務的供給、政策的建議、施暴者的逮捕與處遇計畫上，均跨越了許多部會的業務，而且也涵蓋許多政府與非政府部門的機構。因此，南澳州遂於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成立了家庭暴力防治部會論壇 (The Ministerial Forum on the Preven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該論壇有三個主要目標：

1 確認政府與非政府部門對家庭暴力防治所關心的共同議題、確認目前在此兩大部門所提供的服務本質、兩者的差距、重覆之處，以及重疊的部分。

2 共同思考促進家庭暴力防治的方法，以及部會間的合作問題。

3 交換有關家庭暴力防治的資訊。

論壇中指出，政府與非政府部門均應納入，成為家庭暴力防治機構的一員，在非政府部門方面包括：原住民婦女的全州諮詢委員會 (Aboriginal Women's Statewide Advisory Committee)、婦女庇護所 (Women's Shelters)、澳洲關係 (Relationships Australia)、南澳任務 (Mission SA) 等。區域利益團體有皮耶任務港 (Port Pirie Mission)、愛爾婦女與兒童庇護所 (Eyre Women's & Children's Shelter)。政府部門則包括首席檢察長 (Attorney-General, Chair)、人群服務部長 (Minister for Human Services)、教育、訓練與就業部長 (Minister for Education, Training and Employment)、警察與矯治服務部長 (Minister for Police and Correctional Services)、原住民事務部長 (Minister for Aboriginal Affairs)、以及婦女地位部長 (Minister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在第一次會議召開的同時，即成立了工作人員工作小組 (Officers' Working Group) 以督促會議的進展。該小組的成員成別來自政府和非政府部門機構，而且持續定期聚會討論。從一開始，此論壇就有一些非常具體的做法：

- 1 出版「其他方式？」(Other Ways?) (註四)，該書被認為是家庭暴力防治的最佳實務取向。
- 2 籌劃有關家庭暴力防治的計畫、警察與策略演練。
- 3 協調南澳對聯邦家庭暴力高峰會的回應，並持續採取對聯

邦家庭暴力創見在南澳的發展上，扮演檢討與協調的角色。

4 透過國家家庭暴力計畫而取得聯邦經費援助，發展出政府與非政府部門某些先驅性的防治計畫，針對這些計畫進行聯合確認的工作。這些著重在防治方面的先驅性計畫包括：

- (1) 社區諮商計畫：由訓練有素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者提供受害者社區諮商。
- (2) 同儕教育計畫：對那些有家庭暴受害者之虞的年輕人進行教育。

(3) 社區行動計畫：透過家庭暴力行動團體執行。

(4) 給予原住民和多元文化社區資源，以促進家庭暴力的防治。

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工作人員工作小組組織了一個家庭暴力防治專題討論會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Seminar)，該討論會的兩個主要目標是：

- 1 提供實務工作者家庭暴力防治的資訊，以利實務工作者發展可行的防治策略。

2 討論並使南澳州家庭暴力防治的州合作取向 (The State Collaborative Approach) 架構有效。

「州合作取向」是透過政府、非政府、社區組織和工作場所發出來的，它是植基在「生活中不容家庭暴力存在，因為家庭暴力已使我們的社區付出巨大的代價」這樣一個共同的信念上。其中，所

謂「合作」強調在政府、非政府和社區組織間有計畫的伙伴關係，以執行最有效的家庭暴力防治行動。「取向」意味著可以被多數機構、組織、團體與個人採用的一般思考方式。

州合作取向並非是一個新的計畫或新的經費來源，它是一套促進機構與個人合作共同防治家庭暴力的原則和理念。在南澳，透過這種方式進行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已不是什麼新奇的事，多年來，社區成員、志願工作者、服務供給者和政策制定者均共享技巧、知識與經驗。可謂新的是邀請許多人承諾儘可能一起來使南澳成為無家庭暴力州。

南澳的無家庭暴力計畫是一個提升警察回應家庭暴力問題及其後續處理的先驅計畫。它率先在阿德雷得都會區的兩個警察執勤區實施，旨在降低這兩個區域家庭暴力的再犯率。這個計畫的理念是來自英國里茲（Leeds）的類似模式，它採警察實際干預的三重模式，它有賴於對增加強度的測量：第一級測量是在警察首次出現之後開始，第二級則是在警察二次出現時進行，第三級是在警察第三次出現時測量。不論是那一級的測量，施暴者和受害者都必需同時做出回應。

這個計畫已經實施五個月，而且要持續進行十二個月。在計畫實施的同時，一個綜合性的監督與評價過程一併展開。來自於服務供給者、各級警察和其他服務機構的回饋，也受到相當的重視。當然，施暴者和受害者也需一併接訪查，以做為計畫評估的一部分。

計畫進行的頭兩個月，約有二百個個案接受訪談，結果發現，他們的回饋非常正向，並指出該計畫的二十大優點：1 計畫中的機構責任是放在改變施暴者的行為上；2 警察有結構式地處理暴力問題。

結論

本文非常簡要的從婦女與家庭的關係，論述家庭暴力的問題，並對澳洲有關的服務機構和最新的政策發展做一簡要的介紹。由此，我們可以對我國家庭暴力現行做法有一些省思：

（一）家庭暴力犯罪化之後，執法機關是否考慮建構一個預防再犯的機制，使得家庭暴力問題的處理不再只是消極的針對受害者進行保護，同時也能對施暴者有積極的行為矯正方法。

（二）政府部門對家庭暴力問題的介入不應是停留在政策面，更應積極廣泛設立相關的服務機構，並訓練專業人員提供所需的服務。

（三）從澳洲的例子可以很明顯發現，很多重要的家庭暴力服務機構是由志願團體所提供，反觀我國，在家庭暴力方面，志願服務團體的服務範圍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四）跨部會組織的設立、一系列相關策略的擬定，以及監督機制的形成，往往是處理現代社會問題，如家庭暴力，所亟需的一種做法。我國在許多議題上都有跨部會組織的成立或聯繫，但往往是一「短線操作」，較缺乏長程規劃、持續進行與形成監督機制。如何有效改善這種流弊，有賴於執政者的智慧。

(本文作者現任政治作戰學校社工系助理教授)

◎註釋：

註一：在澳洲，夫妻關係有兩種型態，一是法律婚姻，一是事實婚姻。前者是透過一定的婚姻儀式而形成的夫妻關係，後者則是雙方沒有經過法律上認可的有效儀式，逕行同居在一起，經過一定的時間和合乎某些必要的條件，在法律上，也將之視為等同婚姻關係。

註二：該調查所指的家庭暴力包括：精神暴力、肉體的虐待以及童年時共曾遭的暴力對待。

註三：訓練的內容有家庭暴力的主要處理技巧、進階家庭暴力處理技巧、援助團體訓練、當前法律議題、家庭暴力與文化議題、青年與性騷擾、檔案摘要與法律含意、家庭暴力受害兒童處遇、家庭暴力與心理衛生議題。

註四：「其他方式？」(Other Ways?) 是於一九九六年，由隸屬檢察長部門的家庭暴力與犯罪防治中心 (Offi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Crime Prevention Unit) 提出的討論報告書。

該書指出，雖然家庭與兒童局 (Office for Families and Children) 的家庭暴力資源中心 (Domestic Violence Resource Unit) 對家庭暴力事件所做的努力已經有相當多的成就，但仍有必要尋求更多不同的處遇方法，以期對家庭暴力問題做更進一步的解決。該報告有三大特色：第一，它廣泛蒐集各項瑣碎的資訊，提供有關家庭暴力犯

罪，尤其是在初級預防方面，指出明確的方向；第二，期望能刺激大眾對各種形式家庭暴力的初級預防進行熱烈的討論；第三，它廣邀讀者參與初期的防治策略，以使此策略能適用於其工作的部門、機構或社區。

◎參考書目：

周海媚 一九九三 澳洲社會個人服務：婦女援助與服務 社區發展季刊 第六十二期 頁一〇三～一〇九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6). Women's Safety Survey.

Canberra, Catalogue No. 4128.0.

Barrett, M. (1980).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London: Verso.

Department of Justice Victoria. (1996). Crimes (Family Violence) Act

Monitoring Report 1995/96. Caseload analysis section, Courts and

Tribunals Divis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 Victoria.

Eastel, Patricia. (1993). Killing the Beloved: Homicide between adult sexual intimates.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Australian Studies in Law, Crime and Justice series.

Evans, R. (1992). A Gun in the Love: Masculinism and Gendered

Violence' in K. Saunders and R. Evans (eds.), Gender Relations in

Australia: Domination and Negotiation. Sydne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Martin, D. (1976). *Battered Wives*. New York: Pocket Books.
- Mazza, D., Dennerstein, L. & Ryan, V. (1996). "Physical, sexual and emo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general practice-based prevalence study".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Vol.164 (1) : 14-17.
- Office of the Status of Women. (1993). *Women-Shaping and Sharing the Future: the National Agenda for Women 1993-2000*.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Office of the Status of Women. (1995). *Community Attitudes to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ydney: ANOP research services.
- Otter, L. (1986). *Domestic Violence: A Feminist Perspective: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in H. Marchant and B. Wearing (eds.), *Gender Reclaimed: Women in Social Work*. Marrickville, NSW: Southwood Press.
- Roberts, G., O'Toole, B., Lawrence, J. and Raphael, B. (1993).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in a hospital emergency department".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Vol.1595 (September) : 307-10.
- Supported Accommodation Assistance Program. (1994). *Two Weeks in September: National Census of SAAP Funded accommodation services 11-25 September 1994*.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Victoria Police. (1996). *Crime Statistics 1995/96*.
- Weeks, W. and Gilmore, K. (1996). *How Violence against Women Become an Issue on the National Policy Agenda*, in T. Dalton, M. Draper, W. Weeks, and J. Wiseman (eds.), *Making Social Policy in Australia: An Introduction*.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 Women's Domestic Violence Crisis Service. (1997).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July-December 1996*.
- Yegidis, B. (1997). *Family Violence: Implication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M. Reisch and E. Gambrill (eds.), *Social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Pine Forge Press.